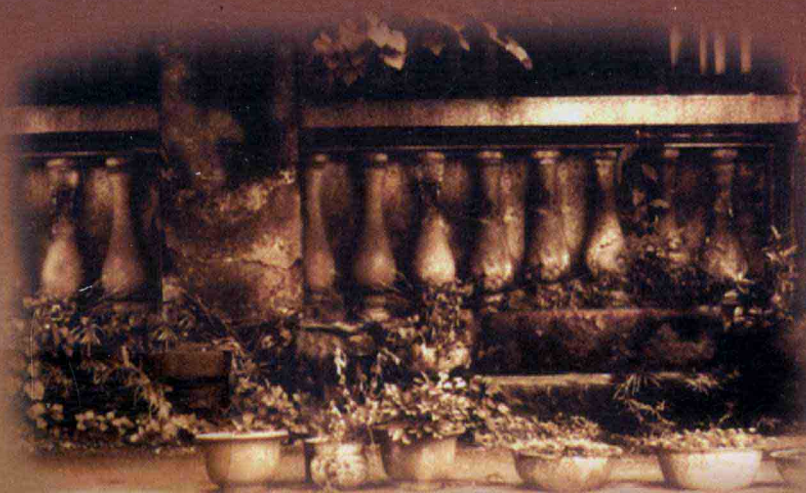


熊 笃 编著
施 懿 超

历代 巴渝 赋选注

李书敏 王群生 主编

老重庆丛书



重庆出版社

历代
巴渝
赋选注

李书敏 主编
王群生

老重庆丛书

重庆出版社 ▲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代巴渝赋选注/熊笃,施懿超注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01. 12

(老重庆/李书敏主编)

ISBN 7-5366-5566-5

I. 历... II. ①熊... ②施... III. 赋-作品集-中国-古代 IV. I22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73327号

·老重庆丛书·

LIDAI BAYUFUXUANZHU

▲历代巴渝赋选注

熊 笃 施懿超 编著

责任编辑 寇德江

封面设计 邵大维

技术设计 张 进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.875

字数 213千 插页 4

2001年12月第1版

200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000

ISBN 7-5366-5566-5/I·1067

定价:14.50元

老重庆丛书编委会

主编：李书敏 王群生

编委：李书敏 王群生 蒲华清
陈兴芜 傅天琳 寇德江

有话在前

李书敏

这套丛书出版在即，我总想说上几句，有一种不说不快的感觉。我这些话也可以说是一个简介，一个导读。因列在本丛书的第一篇，故名之“有话在前”。

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，让人们更好地认识重庆，了解重庆，使人们不忘过去，珍惜现在，展望未来，我们推出了这套能反映重庆地方风情、体现巴渝文化特色的《老重庆丛书》。作为重庆的一家大型综合性出版机构，我们有责任、有义务“让全国了解重庆，让世界认识重庆，使重庆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。”也让巴渝的文化为重庆的经济起飞，为重庆的振兴助一臂之力。

这套书首批推出五本：《巴渝风情》（王群生著），《重庆地名趣谈》（彭伯通著），《历代巴渝赋选注》（熊笃著），《雾都剧坛风云录》（石曼著），《巴渝食趣》（张老侃著）。

这套丛书有如下特点：

展示重庆人的精神风貌。重庆特有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造就了重庆人“豪爽直率，热情奔放，琴心剑胆，风风火火，勇于开拓，勤于进取”的性格。牛翁先生把序言命题为“爬坡下坎精神”。丛书里将重庆人直率而风趣、豪爽而机

智的性格凸现得淋漓尽致。

突出名人在重庆。丛书里讲述的不是一般的名人轶事，而是作者亲见和耳闻的，所以，作者能从容道来，真实而生动，亲切而感人，神情毕现，有血有肉。读者从中可以窥见名人的风采，获得教益。

融知识性、趣味性为一炉。丛书讲述了重庆的历史知识和一些有趣的掌故，述说重庆古今的珍闻隐事，民风民俗，异人奇景，趣谈琐话，较好地反映出社会的发展和时代变迁，体现出时代感和历史的沧桑感，能为读者喜爱。

浓墨重彩话饮食。重庆饮食业发达，闻名全国，在新菜的品种和吃法的创造上可谓风骚独领，然享受朵颐之快时，却很少有人能说出它们的来龙去脉。故而丛书对重庆的各种美食佳肴作比较详细的介绍，从重庆菜的色、香、味特点到用料的选取、菜肴的调制，以及与之相关的掌故轶闻，如名店的兴衰，名师的绝活，选料的精细，习俗的考究等等，说来历，释菜名，叙传说，论影响，这对人们认识了解重庆文化和重庆人，增加重庆饮食文化的知识，促进重庆旅游业的发展，很有意义。

富于文学性。丛书采用文学的笔法，以散文的形式，出之以富有浪漫情调的语言，清淡娓娓，活泼多姿，记人状物，如在耳目。它像一部引人入胜的电视连续剧，只要你看了第一集，就必定再看下集，越看越好看，越看越耐看，明快流畅，回味无穷。

总之，这套书并不只钩沉史实，堆砌资料，也不仅仅搜奇猎异，有闻必录。而是本着对历史对读者负责的态度，既求真求实，言必有据，经得起推敲考证，又体现出文化内涵，具备文化品味，是一套情致高雅，老少咸宜，雅俗共赏的丛书，是让世人窥视重庆的一个窗口。

这套丛书能顺利编辑出版，得力于不少作家的关心和支持。王群生先生，虽身患癌症，曾几次上过手术台，但得知我们要组织这套书时，便积极为其策划、约稿，并主动承担其中的一本，给我们以竭诚的帮助。熊笃教授，在大学任系主任，教学科研任务多，事杂务繁，但他利用节假日和夜晚，爬罗剔抉，筛选出与重庆有关的古今赋作 49 篇，并详加注释，其严谨的作风，让人感怀。彭伯通先生，石曼先生及张老侃先生都按质按量地完成了书稿。尤其值得一提的，是重庆文坛前辈牛翁先生，虽年事已高，但被邀为此丛书作序时，毫不推辞，慷慨赐墨，使此丛书增色不少。在此，作为重庆出版社社长和这套丛书主编，我真诚地向他们说声，谢谢！

近几年来，我社陆续出版了《大足石刻雕塑全集》、《重庆旅游丛书》、《红岩精神系列丛书》、《重庆·三峡旅游博览丛书》、《重庆风光》、《中国三峡文物存真》、《重庆与名人》等等图书，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今后，我们仍将继续推出展现重庆风貌，弘扬巴渝文化的作品。我们热忱欢迎市内外广大作家踊跃赐稿，让我们能有所取舍，从中遴选出精品，使此丛书更上一级台阶。

爬坡下坎精神

——序《老重庆》丛书

牛 翁

新世纪来临，重庆出版社有新的大举措，要为历史文化名城重庆市出一套述其来龙去脉，状其人文地貌的大丛书。这不仅使在乡的重庆人感到兴奋，也为旅外重庆人所乐闻。一经号召，八方影从。邀请座谈之日，各界纷至，作家云集。陈题献策，高见屡闻。不才忝列末座，受益匪浅。出版社社长临阵点将，指囑在下撰写丛书总序。受命之际，不胜惶恐。既而一想，既然砖可引玉，我又何妨一抛！乃以爬坡下坎精神之陋见，以与乡亲父老子弟一商云云。

在山坡上筑城，是十分费力的。在山城生息的人们，自然是艰苦的也是勤劳的。临江建市，运输是便利的，交往是广泛的，视野也是宽阔的。繁衍在江城的人们，性格因而又是旷达的。重庆这个千古历史名城，字水北来，文峰南峙，夹两江而拥群岭，是江城，更是山城。居住在这里的我的父老乡亲们，既艰苦又勤劳，又旷达宽容，令人既钦且近。

20世纪20年代初，重庆还不曾修建公路，街道都是石板铺砌。出得家门，抬头望，是爬坡的梯阶；回身看，是



下坎的石级。多少年来，重庆人就生活在这爬坡下坎之中。

我幼时疏懒，和大人一起上街，爬几段坡，就嫌太累，嚷着要找代步的。那时重庆不通车，路边却有凉轿供人雇用。所谓凉轿，就是在轻便的藤椅或竹椅上，竖个顶蓬，两旁各穿孔一根长木竿，木竿两端，各绑一木条连接，以便于一前一后两人肩负。在半坡上，我一喊累，老祖母便让我雇凉轿坐。这时，若有父亲在场，便不以为然。常常劝阻说：“别太娇惯孩子了，让他多练练腿劲吧！”当其时，对父亲的干预，我是十分反感的。直到抗战后期，我在成都《华西晚报》，以及之后回重庆在《新民晚报》作记者时，才深感这腿劲的重要。因当时交通条件极差，而各报之间竞争又很激烈，新闻采访，全靠两腿奔波取胜。我虽从小娇惯，身体瘦弱，总算长期在出生地爬坡下坎中磨练过的，在腿劲上，还不至于落后于我当时那些可敬的同行们。从而也深切感激父亲昔年对我培育的一片苦心。

那时我家前门，有个院坝，常被一个讲圣谕的人使用。讲圣谕，又叫说善书。其实就是说书。清时，有一种说书人，在街边搭上高桌，桌上燃起炉香，供上个圣谕牌位，说书人站在一旁凳子上，先要引几句皇帝老倌说过的话或者是孔孟俩老夫子教训门人的语录，还夹杂些劝人为善的警世之言，所以又叫说善书。其实无非借帝王圣人威风以装点自家门面而已。在我家门前说书的人姓张，人称张圣谕。我儿时爱听张圣谕说书。当然，对他开场白中那些套话是不喜欢的，也听不很懂。只喜欢他讲的历史人物的故事。他讲得那么活灵活现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油然而生敬佩之情，真把他当成了大学问家。及至读了点书，学习了点历史，才认识到他所讲的，就跟当前某些电视剧

差不多,多是信口胡编,大半信不得。我头一回听到“蜀相巴将”这句话,就是从张某说书中听来的,当时自然不甚了了,只知道两千多年前,这里叫巴国,出了个蔓子将军,可威武啦!据张某说:“蔓子将军在爬坡下坎中练得健步如飞,十分了得。”尽管后来从历史记载中知道这纯系张某的想象,但当时确实深信不疑。即便在已具自我判断能力的今天,仍然觉得他的这一设想是合情合理的。不仅如此,这还启示我,这位以身卫国,为了不让国土有分寸丧失而断头的蔓子将军,还很有可能在出生地的爬坡下坎中,不仅锻炼出超群的腿劲,也培育了坚强的毅力。蔓子墓就在重庆市中区内,民国初年,还重新立了墓碑。记得抗日军兴,一位旅英华裔诗人曾以“中华史上无降将,惟有将军号断头”的诗句,激励华侨回国或捐资抗日救亡,在侨界起了巨大影响。断头将军何只代表和伸张了重庆一地的精神!

已故同行好友《人民日报》记者夏景凡(又名宗禹),抗战时从河南禹县家乡流亡到重庆作记者,初来时,对山城的坡坡坎坎,很是头痛。几年磨练,练就一副好腿,1946~1947年的民主运动中,他时而学校,时而工厂,传递信息,成了神行太保。退休后致力于编辑弘一法师、丰子恺、马一浮和叶圣陶遗墨四部书。为收集四氏轶作,奔南走北,席不暇暖。终为后世编留了四卷巨著。那年他过重庆,旧友相聚时,席间有人赞他是龙马精神,他笑着回答:“这不过是当年在重庆爬坡下坎精神的余韵而已!”

我陪他作旧地重游,去看朝天门。那时朝天门广场还未修建,我们站立在重庆港水运售票大楼窗前,俯看码头上爬坡下坎旅客摩肩接踵,遂会心而笑,莫逆于心,相与慨叹不已,景凡说:“是情是景,不可无诗!”回家后,我写



了一首《与景凡同游朝天门共感》七律赠他：“巍巍黄桷树江滨，系岸游船竞巧身。层岫云遮时隐约，叠楼水映正明分。文峰歌乐峙双岭，扬子嘉陵汇一门。下坎爬坡千万客，腿勤志奋喜迎新。”

昔年重庆《新民晚报》同事，1949年11月27日牺牲在歌乐山上渣滓洞的烈士胡作霖，对家乡的爬坡下坎则有更深沉的看法。他曾说：“上要紧，下要稳。”他还曾对我殷切地解释说：“紧，就是要求兢兢业业，不骄不怠；稳，就是坦坦荡荡，勿疑勿馁。”这不仅说明了爬坡下坎对人生理上的锻炼，也进一步指出它对人心理上的影响。证诸他在狱中斗争的英勇表现，着实启人深思。

去年去世的我的老妻夏庆英，是成都人。1945年随我来重庆。起初，她也很不习惯爬坡下坎。待到寄籍重庆五十六年，终于锻炼出一双健腿，直到去世前半年，还每天步行几里路去贡献余热。1947年“六一”事件，我被捕后她奔走营救，脚不停步，已不觉累。反右扩大化那场灾难，我因错划罚戍峨边，1961年冬染上重病。她得知后，只身千里，翻山越岭，到僻荒农场来探视。我惊问她哪来这般毅力，她笑着回答我：“十几年重庆爬坡下坎练就出来的！”

我的体格本来弱瘦，锻炼也少，偶尔爬坡下坎，经几十年的日积月累，也大有助于精神的振作。耄耋之年，腿脚也还灵便，恐怕就是这个缘故。前年，我去郑州参加全国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八次联谊会，斯时，我已七十有七，在与会者中年纪最大，东道主十分周到，特意派一位林姓小姑娘来照料我。每遇上楼下楼，或外出参观，为免她劳累，我总是先期出动。及至她赶来，不免相视大笑。临别，她索句，我戏赠一律云：“坎坎坷坷几十年，苦甜过眼似云烟。逢危得脱该称幸，有句堪吟岂羡官！两耳未聋听尚顺，

双眸犹亮看应宽。老来不作龙钟态，步健何须小姐牵！”

这些年，特别是直辖以来，重庆市的发展太快了，变化也太大了。昔年险关，建成通衢。轮笛声声，列车隆隆，四轮滚滚，银翼翩翩。环城布满了坦途，有事出门，多车去车回。层楼升降有电梯，登山上下有缆车。当今重庆的青少年们对爬坡下坎已渐生疏了，有一次，我和小孙子去三条街外买日用品，回来提了两袋所购物件。小孙子就说：“打个的吧！”我说：“何必呢，这不正好练练腿！”小孙子嘀咕一句：“太吝啬了，五元钱都舍不得！”这事使我久久难以释怀。

亲爱的后辈同乡，尊敬的乡亲们，请别嫌厌爬坡下坎，千万千万珍惜这爬坡下坎精神！

赋体源流及巴渝之赋

——代自序

雋 筌

赋，作为一种文体，萌芽滥觞于先秦，成熟兴盛于汉代，流变盛衰于历朝以迄当今。2300余年间，始终如江河之汨汨长流不绝。尤其在白话文学全面取代言言已历大半世纪之后的今天，它仍然死灰复燃、堂而皇之地活跃于各种用武之地，且为民众所接受，这种文学现象，不啻令人叹服，尤其发人深思，以故情不自禁要写这篇自序贡献读者并就正于方家。

一、赋的来源与形成

(一) 荀子赋——最早以“赋”名篇的“侷诗”

最早以赋名篇的是战国后期稍晚于屈原的荀况《赋篇》，包括礼、知、云、蚕、箴五首“隐语”和篇末二首《侷诗》和“小歌”。“隐语”五首皆首用四言韵语隐约形容，而后用散文长句揭示谜底；《侷诗》和“小歌”句式与屈原《橘颂》及《涉江》、《抽思》、《怀沙》三篇的“乱”词相似。“隐语”魏晋以后称为“谜”，即谜语。谜语与赋的“敷陈其事而直言之”的特点大相径庭。故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把荀况和宋玉的赋并列赞许为：“爰赐名号，与诗划境，六义附庸，

老
重
庆
丛
书



蔚成大国”的评价，后人对此只认同宋玉而摒弃荀况。如明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认为荀况“所作五赋，工巧深刻，纯用隐语，若今人之揣谜，于诗六义，不啻天壤，君子盖无取焉。”清程廷祚《骚赋论》也说荀卿赋“纯用隐语，虽始构赋名，君子略之”，认为“与诗划境”之功只宋玉当之，不该连带荀况。

其实在荀子创作时，“隐语”五首和“侏诗”“小歌”本来就是不同文体的两篇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荀子》33篇，而今本《荀子》32篇，故“隐语”和“侏诗”乃后人整理编纂时捏合为一而成今本《赋篇》的。据今人赵逵夫先生考证，“隐语”五首是荀子年轻时于谒喜隐语的齐宣王时所作，而“侏诗”则是其后期在赵国时应楚国春申君之请而答之辞，两者创作者间相距40多年。（见赵逵夫《荀子〈赋篇〉包括荀卿不同时期两篇作品考》，载巴蜀书社1991年版《赋学研究论文集》）所以，荀子的“赋”本来只是“侏诗”部分而不包括“隐语”。而“侏诗”及其中“少歌”类屈原骚体之“乱辞”。故刘勰说荀赋“爰赐名号”是实，而“与诗划境”并未达到这种程度。

（二）诗体赋——“不歌而诵”的“古诗之流”

最早对赋体下定义的是西汉毛公注《诗经》对《定之方中》一诗《传》曰：“不歌而诵谓之赋。”后来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也征引了《毛传》这句话并阐释说：“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，以微言相感，当揖让之时，必称《诗》以喻其志，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。”其《两都赋序》又说：“赋者，古诗之流也。”本来《诗三百》皆可披之管弦歌舞演唱的；但至春秋时期的外交场合，常流行断章取义引《诗经》句子赋诗言志的习惯。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曾列举《春秋传》所载重耳赴秦赋《六月》、晋襄公宴请鲁文公赋

《菁菁者莪》、郑大夫子家在郑、鲁国宴上赋《鸿雁》、鲁叔孙豹使晋赋《圻父》等，认为此即扬雄所谓“诗人之赋丽以则”者，“此赋之本义也。”

“不歌而诵”也包括非外交场合诵自作诗，如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郑庄公与其母武姜隧中相见所赋“其乐也融融”，“其乐也泄泄”之诗，《左传·僖公五年》士蔦(wěi)筑城所赋：“狐裘龙茸，一国三公，吾谁适从！”此外《国语·邵公谏弥谤》所说“瞍赋，矇诵”，即赋诵公卿列士所献诗。

“不歌而诵”是赋的外在表达形式，“铺陈”、“直言”才是“赋”的内涵特征。《诗》之六义：风、雅、颂、赋、比、兴，“赋”是其中的表现手法之一。历代解说“赋”，不外铺陈、直言二义。如汉郑玄注《周礼·春官·大师》：“赋之言铺，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”；晋挚虞《文章流别论》：“赋者，敷陈之称也”；梁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：“赋者，铺也。铺采摘文，体物写志也”；钟嵘《诗品序》：“直书其事，寓言写物，赋也”；宋朱熹《诗集传》：“赋者，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。”明谢榛《四溟诗话》卷二统计，《诗经》中用赋的手法占720章，而比兴各占110章、370章，赋占60%。凡此皆说明赋的特点在直言铺排陈述，用途最广。

由《诗三百》古诗分流演变而来的不歌而诵的赋，就是汉代的诗体赋，如扬雄《逐贫赋》、马融《围棋赋》等，前者通篇四言，后者单句加“兮”字，基本也是四言。

(三)骚体赋——“拓字于楚辞”、“文辞雅丽”

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：“及灵均唱《骚》，始广声貌。赋也者，受命于诗人，拓字于《楚辞》。”灵均即屈原字。《辩骚》篇又说：“文辞雅丽，为辞赋之宗。”“以是枚、贾追风以入丽，马、扬沿波而得奇；其衣被词人，非一代也。”刘勰把



《诠赋》与《辨骚》明确分为两篇，说明骚与赋文体不同，汉赋继承骚的是“丽”和“奇”，而不是屈原的怨刺激情。但因屈原作品也是“不歌而诵”的，又多铺张，故颇像赋，以致汉人常将辞、赋连称，后代径直称“屈原赋”。其实，屈辞固是汉赋重要来源之一，但与汉赋仍有较大区别：屈辞以抒情为主，汉赋以体物为宗；屈辞充满讽谏怨刺，汉赋则“劝百讽一”；屈辞依诗取兴，引类譬喻，汉赋多直陈物事而铺张扬厉；屈辞全是押韵的骚体诗句式，汉赋则韵散结合，更类似文……要言之，赋可概括辞，而辞只是赋之一体。汉代模仿屈辞的叫骚体赋，如贾谊《鵩鸟赋》、《吊屈原赋》、董仲舒《士不遇赋》、司马相如《哀秦二世赋》、《长门赋》、汉武帝《悼李夫人赋》、王褒《洞箫赋》、刘歆《遂初赋》、班彪《北征赋》以及东汉末年的抒情小赋，等等。



(四)词人赋——“与诗划境”、雄夸华艳的宋玉赋

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云：“屈原既死之后，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辞而以赋见称；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，终莫敢直谏。”鲁迅《汉文学史纲要》也说宋玉“虽学屈原之文辞，终莫敢直谏，盖掇其哀愁，猎其华艳，而‘九死未悔’之概失矣。”此即西汉扬雄所谓“诗人之赋丽以则，词人之赋丽以淫”的区别所在。

上述批评从儒家怨刺讽谏文学观出发，无疑是正确的；但如前所述，屈辞毕竟属于诗，而赋作为非诗非文、亦诗亦文的独立文体，如果宋玉赋写得与屈原一样，又怎能“与诗划境”、分流扬镳呢？赋虽是“古诗之流”，但“流”与“源”必然有变异，否则就诗与赋界限莫辨，赋也就失去其文体的独立性了。故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充分肯定宋玉“爰赐名号，与诗划境，六义附庸，蔚成大国。述客主以首引，极声貌以穷文，斯盖别诗之原始，命赋之厥初也。”清程廷



祚《骚赋论》在贬低荀子赋之后说：“宋玉以瑰伟之才，崛起骚人之后，奋其雄夸，乃与《雅》、《颂》抗衡，而分裂其土壤，由是词人之赋兴焉。”词人之赋的极致就是汉大赋，汉大赋兴于盛世，其审美特性是“合綦组以成文，列锦绣而为质”，其内容是“苞括宇宙，总揽人物”（《西京杂记》引司马相如语），其目的是为宣扬汉朝大一统的强大声威和恢弘气魄，所谓“润色鸿业”的，与《离骚》所处谗邪蔽明、邪曲害公、方正不容的衰世，忧愤不平、忠而见谤而作的心态和义兼风雅、怨刺为主的审美倾向明显不同。而汉大赋的渊源主要源于《诗》之颂、《骚》之丽、纵横家的铺张和诸子的主客问答，这些特点的综合，宋玉均首开其端。如今传宋玉《九辩》、《高唐赋》、《神女赋》、《风赋》、《登徒子好色赋》等，开“词人之赋”一派先河。至汉代枚乘《七发》、司马相如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、东方朔《答客难》、扬雄《甘泉》、《羽猎》等赋，蔚成汉赋大观。

（五）诸子文——假设问对、纵横铺张

战国诸子周游列国，游说人主，其辞多为主客为对，且滔滔雄辩，纵横捭阖，铺张扬厉，气势恢宏，这些手法或风格，对汉大赋影响亦大。清代学者章学诚《校雠通义·汉志诗赋》云：

古之赋家者流，原本《诗》、《骚》，出入战国诸子。假设问对，《庄》、《列》寓言之遗也；恢廓声势，苏、张纵横之体也；排比谐隐，韩非《储说》之属也；征材聚事，《吕览》类辑之义也。

他特别强调纵横家“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，其辞敷张而扬厉，变其本而加恢奇焉。”认为“京都诸赋苏、张纵横六国，